

教材改进 政策帮扶 机构互助

中小学美术教育增质“应有道”

艺术教育美育的最佳途径,但在当前,我国社会的整体美育程度仍旧较低,尤其中小学美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集中体现为没有很好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因此,如何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正引起更多人士的讨论和建议。

借美育之力“成于乐”

教育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教育目的和意图需要通过设计合理、有效的课程得以实现。这其中,教材的作用不言而喻。对于中小學生来说,如果能借助于美育的理念和方法“成于乐”“游于艺”,达到教育目的,无疑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各地中小学教材中对民族文化经典、艺术经典阐述得不够系统和充分,存在西方经典大于中国历史传统经典的倾向。他认为,中小学教材应加大中国经典的比重,让学生感佩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和文化的深厚与灿烂。“这样,文化自信、中国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就不是一些空泛的名词。应该整理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又具有现代教育价值的美术作品,使之成为中小学美术教材和其他教材中的典范。”吴为山说,博物馆、美术馆蕴含着大量的中国文化经典与艺术资源,可以与中小学美术教材及其他学科教材结合起来,如可将李可染《万山红遍》、傅抱石《待细把江山图画》、关山月《绿色长城》等经典美术作品作为插图收入到中小学语文、地理、历史等不同教材中,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认识更多中华艺术瑰宝。

对于具体如何运用优秀美术作品在教材中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文化自觉和自信,吴为山认为:一是在中小学的美术教材中加大中国传统与现当代美术作品的比重,在教材的文本上突出“中国意识”,体现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二是在诸如《语文》等非美术教材中尽可能运用中国优秀的美术作品,让学生在美术作品的感染下,理解相关的学科知识与原理;三是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应无偿向美术教材的编写机构提供中国传统和现当代优秀美术作品的图片资料,以



浙江美术馆在浙江省嘉善县开展“小角见大师”活动现场

帮助教材更好地体现“中国味”;四是建立博物馆、美术馆与中小学的联动机制,积极开展馆校合作教学,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相应的机制。

乡村美育应有帮扶“路线图”

中小学美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基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性思维。吉林省书画院副院长刘广注意到,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教育现状不容乐观,部分学校过于重视学生的“主科”成绩,而美术学科往往不被重视,加之专业美术教师短缺、美术应用教材匮乏、画具教具甚少之又少、部分家长观念落后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教师力不从心,学生缺乏兴趣,直接造成了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困境。

“我们目前现有的以考试科目来衡量学校和老师的考评机制不改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困境。只有当全社会都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确保每所中小学都有专门的美术教师,并有足够的经费购买美育教材、绘画工具等,美育才可能一步步走入农村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小学老师刘亚林说。

在刘广看来,改善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教育,还应该从多方面发力。如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有效结合城市高校在教育、信息、技术、文化、智力和人才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开展美术教育对口帮扶,并规划出农村地区美术教育帮扶“路线图”;建立教材循环使用激励机制,让农村地区中小学美术课堂有书可用,提高教材循环利用率,让国家经费用于刀刃上;建立奖补制度,对农村地区中小学有美术天赋和绘画兴趣的孩子给予积极正面的鼓励和适当奖励,使他们不因教师编制不完善而被埋没才华,让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美术教育等。

“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也是美术教育的良好资源,是农村地区美术教学的优势所在,也应该充分利用。”刘广说。

在刘亚林看来,如果能有更多优秀的美术老师或志愿者为农村学校开设美术课程,让孩子们参与更多的美术展览、创作实践或主题性活动,也可提高他们学习艺术的积极性。“应该想办法开阔学生的眼界,让他们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能够感受艺术作品的美之所在,体验艺术创作的乐趣和

我们要对“人”的审美充满热情

——从罗伯特·普利兹曼&陈雨肖像绘画说起

孟宪平

去年曾先后在山东省烟台市展出的罗伯特·普利兹曼和陈雨肖像画,近日重返烟台美术博物馆同台亮相,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肖像画的机会。

中国人不大欣赏肖像。不像欧洲,一幅妇女肖像竟成艺术史之最。我们的“之最”是山水。神像和帝王像也算是“之最”,但没有审美意义。

也就是说,吾国不是没有肖像。但对我们来说,肖像的意义只有两个:一个是忆旧,一个是膜拜。忆旧忆的是亲朋过往,膜拜拜的是祖先神灵。

而审美,是从肖像中发现美感,获得快乐,激发想象,领悟玄奥,我们不习惯。

肖像有何意义?肖像绝对是深谙审美之意的艺术表现形式,今天,我们正需要一种深刻的、彻底的、全面的肖像审美的启蒙。

欣赏一个东西,代表着你喜欢、关注、重视、推崇这个东西。肖像的审美,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代表了对活生生的个体的喜欢、关注、重视、推崇。

当然,这里必须对肖像做出规定。我们所说的肖像,不是几千年来顶礼膜拜的偶像和神像,那种肖像是概念的、压抑的、抽象的、非审美的。我们所说的肖像,是对有生命的、鲜活的、有感情的、有经历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描绘。他可以是普通人,可以是伟人,但他必须跟我们息息相关,必须能让我们感同身受。

那么,什么是肖像的审美?这需要我们描述一下遭遇肖像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风景是一种虚空,静物就是一种单纯的实体。而风景中的人



希尼(国画)97×68厘米 2016年 陈雨



赫布特尼(版画)21×14.8厘米 2017年 罗伯特·普利兹曼

物,代表了一种活的实体在空间中的真实存在。而肖像呢?肖像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实体,活的实体,一种逼迫你进入虚空的实体。那种虚空,就是在画中人眼睛的凝视或者观照者的对视中,逼迫你瞬间坠入心灵深渊的光芒。

每一幅肖像都是一个如此不同的形体。哪怕是一丁点的形质或色泽的差异都会激发人的敏锐感知。这是世界上最微妙的形质构造体。但是,这种视觉的微妙之物,在你接近肖像核心的黑白分明的、如黑洞和日光般的眼睛的时候,有一种探知人物精神奥秘的欲望将紧紧地把你占领。

肖像的信念,就是形与神的必然相

关。风景,你也许可以停留于形式的玩味;静物,你也许可以留恋造物的完美;但肖像,却必然激发你对人物心灵命运的探知和感悟。

肖像审美是三种人的对话:画者、画中人、观者。

画者发起了一场对话,他与画中人的对话。但这种对话可能精彩,也可能拙劣,那取决于画者对画中人的精神和形式的把握程度,取决于他所采用的笔法和口吻所创造的画面呈现方式的独特性、准确性和强度。

观者发起了另一场对话,这一对话同样可能精彩,也可能拙劣。那首先取决于观者对首场对话的领悟,但更重要

本报记者 高素娜

智慧。”刘亚林说。

“授人以渔”的浙江探索

对于如何振兴乡村美育,浙江美术馆近年来一直在探索“美术馆+乡村”的全新模式,并通过“艺游乡里”特别计划“重返乡村的视野:乡村艺术公开课”、流动美术馆、“小角见大师”乡村美育志愿服务项目等活动,将精品美术展览和书画作品以及高端艺术体验活动送入基层和中小学,为美术惠民提供了崭新的服务模式。

2017年,鉴于浙江省嘉善县自2013年开始在全县村镇文化礼堂实施宣传文化员制度,这些宣传文化员长年驻扎在文化礼堂,普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具备美育培养潜质。因此,浙江美术馆启动了“小角见大师”乡村美育项目,并与嘉善县文化局合作,将该县100余名宣传文化员吸收为“小角见大师”美育服务项目的志愿者,对他们进行美术展览讲解和艺术体验活动策划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培训,既提高了他们的文艺素养,也帮助地方政府文化部门提升志愿者素质,同时带领他们在乡村文化礼堂普及美术知识,开展美育活动。

“‘小角见大师’乡村美育志愿服务项目由浙江美术馆和嘉善县文化局共同实施,旨在乡村文化礼堂通过一幅美术作品的展出,培养地方文化志愿者或者文化礼堂服务人员,长期、系统地在文化礼堂开展乡村美育活动,将浙江美术馆的高端艺术资源落到乡村,让乡村的孩子和村民也能体验到城市里一流的公共艺术课。”浙江美术馆该项目实施人刘佳波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以往浙江美术馆招收志愿者的地域局限,也从源头上改善了乡村美育志愿服务的品质,并通过浙江美术馆的帮扶、组织培训等方式,让乡村美育志愿者全面了解美术展览和艺术体验活动的实施流程,并通过他们在乡村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美育体验活动。这一举措不仅开阔了基层群众和孩子们的眼界,也为城乡美育资源的平衡发展做出了积极探索。

对于高校来说,一切学科建设都关系到教育的两个大问题,我们必须针对当代情形对它们进行重新思考: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最佳途径?

我想用8个字来概括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创新为质、媒体为用。思想与图像是我们时代的资源主导。前者是文化的产物,后者是艺术的产物,而艺术是文化的主体形式。在当下和未来的时代里,艺术正在,也必须再度发挥创造性主导能量。

艺术教育不是一种专门的学科,艺术与教育不是从属关系,是平行互塑的关系,因此它的表述应该是“艺术/教育”或“教育/艺术”。在以创新为质、媒体为用的时代,建立这种互塑关系迫在眉睫,它是通往创造性教育新科学的途径。

历史和现实是我们建立创造性教育新科学的灵感和依据。反思是我们寻求这门新科学的思想手段:什么是思维?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学科?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目的?重新反思这些古老的问题,我发现它们都共同趋于艺术/教育、教育/艺术。

“艺术必须是教育的基础”

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什么是知识?在通俗的理解中,知识是人类在历史上积累于书本的知识,是已知的知识,是我们学习的基础。然而,真正的知识或科学都不是印在书本上的,哲学、物理、天文学等都不是知识或科学本身,仅仅是它们的结果。书本所传授的知识是已发生的结果,它们不是教育的目的而是手段,没人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去熟记浩瀚的已知宝库。只能通过学习前人知识,了解前人发现了什么,以此为参照去发现新的发现。

相应地,教育学科、培养模式、评估体系等相关建设与传授已知知识一样,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培养创造性人才所采取的开放性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中,实践与生产属于创造行为,他的艺术概念是技和艺的高度融合,相当于庄子“技进乎道,道进乎技”的境界。艺术与求知和创新手感情如手足,成为知识转化创新的灵感与手段。

当代著名科学家威廉·戴维斯认为,追求思维原创性的科学家,必须向视觉艺术学习“物象维度分析”和“想象力投射”能力。他遗憾大学没有设置这两门课程。戴维斯的说法绝非个人经验之谈。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鲁宾斯基从1970年代起,跟踪一批受试者,以实验证明孩子想象和把握二维、三维空间的物象能力是其未来创造与革新的潜能。鲁宾斯基的研究结论是:如果不将这类艺术能力列入教育,那么“我们将会错失现代的爱迪生与福特”。

这回应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断言:“艺术必须是教育的基础。”

伟大的艺术家善于整合思维

从对知识的反思中可见,思维不单单指理性活动,而是整体性思维。任何求知的创造活动都必须启动13种思维与技能:观察、想象、抽象、模式认知、模式建构、造型、移情、空间思维、身体思维、游戏、类推、转化、综合能力。这13种思维技能都完美地体现在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身上。

画家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是现代科学领域的前驱,他不是通过逻辑公式,而是

艺术智性与创造性教育

曹意强

借助绘画探索、认识宇宙。他说,素描不是绘画创作的准备,素描比文字更能有效地记录自然世界。他以艺术为获取知识的手段,作出了一直受惠于今的科学发明。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天才源于整合思维,“团结就是力量”即出于他口,原指知识与思维的整合创造力。文艺复兴人的理想是做一个通才,通才不是样样都懂都会者,而是在整体性思维统摄下精通尽可能多的技艺去启前人未启的智慧,去做前人未做的发明,这跟中国传统的会通精神完全相符。

教育旨在培养完整的人,王国维早已精辟地指出,完全之人是精神与身体协调发达的人。教育的范围分智育、德育、美育,这三育对应于智育、意育、情育,三者合一造就通才,缺一造就专才,缺二造就庸才。

知识在进展,教育范围在转移,方式方法在变化,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应需改革。然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而改革。今天教育的问题就出在专业领地化、破碎化、肤浅化,不断地在淹没整合性思维的智慧。教育犹如种植,根深才能叶茂。中国古代的“艺”虽与西方的“艺术”概念不同,但对于艺术的教育和智性功能认识相通。这跟从孔子和柏拉图时代就已在深土中扎下。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亦即完整的人与中西现代观念都无二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项要求等同于德、智、美育。“游于艺”绝非后人误解的以艺术为消遣,其意指德、道、仁的真正实践,必须达到艺术那样出神入化的境界。

无怪乎,以科学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人物都是从艺术出发的:哥白尼从职业画家走向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从欧洲诞生第一所美术学院素描和透视学教授转身为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牛顿给自己的物理和动力理论的发现在画素描插图,爱因斯坦以音乐作为科学发现的思想机制和手段。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如此,李四光能谱写小提琴曲,赵元任是数学和物理学家,谱写了歌曲集,音乐使他掌握了数门外语和33种中国方言。他们的成就说明人的智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主观与客观、心灵与身体、理智与情感合成铸就人的智性,一个完整的人就是理智与情感平衡发展的人。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本文节选自其在首届中国艺术教育论坛的主题讲演)